

孫材江教授論文集

湖南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孙材江教授
论文集

羅校長惠存暨指正

孫材江敬贈

1992年 11月

序

当孙材江教授六十周年诞辰的时候，学术界把他几十年撰写的论文汇编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值此，我们谨致以诚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孙材江教授早年攻读于河南医学院，一九五四年毕业后，便分配来我校，投身于骨科临床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专长于生物力学、骨组织移植、医用粘合、局部外用药物、膝关节镜、中西医结合在骨科临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门诊局麻下及儿童膝关节镜检查等工作。

一九八一年，孙教授应邀赴奥地利和西德考察，并在那里开展多项学术交流活动，他一面传授医术，扩大中国对外影响；一面潜心研究国外先进技术。归国后，他积极引进、交流和推广新技术，并在应用“庆大霉素珠链治疗骨关节感染”的研究中，获得了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医药总局科技成果二等奖，享誉中外。

一九八七年，孙教授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共商全党大事。同年又被授予“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

孙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学习、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长年著书立说，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专著和学术论文百余篇（部），共计一百多万字，这是他奉献给读者的宝贵财富。在医学教育中，孙教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哺育祖国医学人才事业上呕心沥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是我校较早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之

一，已培养研究生15名。孙教授热心学术交流和科普工作，他是国内、省内许多学会的负责人，为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孙材江教授虽年逾花甲，但他从不陶醉和满足已往的成就，仍然执着地追求，对未来充满自信心和使命感，不断地耕耘，默默地奉献。在此，让我们衷心祝愿孙教授健康长寿，夕阳更殷红。

湖南医科大学 胡冬煦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长沙

燕人師表

为孙材江教授六十寿辰敬书

学生熊寿芝 一九八

湖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题词

仁术育英有才德

为人师表楚阳花

贺村江老师六十大寿

孙明华

一九九一年八月

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题词

賀孫教授六十壽辰

劫後苦集白二斗，

夜夜忘多一百梅。

良規有惜終落泪，

君亦無怨報人間。

湖南農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院長

上野學堂 九二年七月

贺孙材江教授六十诞辰

古今有志之士，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审时度势，造福于民；良医者格物穷理，除疴于人。医者习医理也。人类机体复杂，医理深奥。孙材江教授博览群书，奋发上进，勤奋耕耘，升堂入室；勤于探本求源，方始有成良医也。为六十寿辰编纂之《论文集》，理论探讨文章有之，诊治经验者有之，且内容丰富，心悦诚服，使人读之感到文如其人，耐人寻味，其味无穷；微言大义，甚感欣慰。虽步入医林仅有“不惑”之年，从事中西医结合亦刚过“而立”之数，而为卫生事业尽责尽力，救死扶伤，医术高明，临床研究，却硕果累累；理论探讨，勇创新说；杏林育人，桃李满天下；医院建设，亦成绩斐然。成为我国医界著名学者，也是我省骨科和中西医结合学术带头人。祝孙教授事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精神更英姿飒爽，寿享期颐；成绩卓著，谱写新篇。

杨蕴祥 敬贺

辛未年夏月于长沙

开拓生命的绿洲

在1987年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册上，一颗希望之星闪着光彩。他，就是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骨科教授孙材江。他是平生第一次获得这么高的奖赏。当他健步走上主席台庄重地接过奖品和证书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引进的两项临床研究课题，在国内是首创，已获省科研成果推广奖，他的二十多篇总结临床经验的论文，已在省或全国的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他带领科室人员，走上了中西医结合发展骨伤学科的新路，他的诊室和病房，是病人心中的绿洲，多少人在这里萌发了求生康复的希望，多少人在这里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我怀着敬意，踏上了被病人称做“生命绿洲”的地方。

尽管在人生的舞台上，孙材江早已选择了救人济世，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医师的角色。但是，人们总是忘不了他是教授、名医、专家、大医院院长的事实。每天，痛苦的呼救，尖刻的指责，痊愈后的欢乐，溢美之词的赞扬，搅得他不安和自责。伴随着浓烈药味，疾病和痛苦，生命和死神在这里搏斗。谁不想找医术精良，医德高尚的医师来主宰自己的生命？孙材江深深懂得病人的心情，信守“要把他病当己病”的医门格言，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搁下自己的私事，奔向病人的身边。当实习医生、住院医师是这样，升为副教授、教授、科主任、医院院长的时候，他还是这样。

1982年的夏天，一个挥汗如雨的日子，行色匆匆，心急火燎的一群人，抬着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涌进了诊室。女病人名叫王定玉，刚刚十八岁，是邵阳新华印刷二厂的工人。右手不慎被搅浆机卷进纸浆机里，造成手臂粉碎性骨折。当地医院采用内固定手术失败，已感染化脓，手臂上许多脓痂里，流出奇臭扑鼻的脓液，叫人闻着就想呕。有的医生退缩了，出国考察回来不久，已是副教授和骨科主任的孙材江，毫不犹豫地迎诊病人，他躬身弯腰，细致地一个一个清洗脓痂，那样全神贯注，好象在奏弹着一曲

美妙的乐章，为了减少病人翻身时的痛苦，他宁肯自己趴着干，也不忍心让病人挪动一下。可是，几天过去了，病人却仍然高烧不退，伤势不见好转。

孙材江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知道病人伤势太重，感染太厉害，要想保全生命，通行而简捷的办法是截肢，就是切断感染流脓的右臂。姑娘经受得住吗？他正准备试探着做些思想工作的时候，姑娘的未婚夫知道了，这个经受不住爱情考验的年轻人，不意愿侍候一个没有右臂的残废人，当着姑娘的面说“要吹”，姑娘也感到失去右臂成了残废，活着没有意思，生发了轻生之念说要自杀！姑娘的父母也哭成一团。

看着这情景，孙材江心里难过极了。照理，截肢保命，当医师的算是尽到了责任，“爱莫能助”啊！可他又扪心自问，病人及亲属这样伤心，自己真是尽到了责任吗？真的“爱莫能助”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病人的深深的同情，使他萌生了既要保全生命，又要为病人留住肢体的想法。奇迹应该是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开始查阅资料，回忆临床病例。终于想出了新的治疗方案，采用引进的加压内固定的方法处理骨折。同时从伤口处置入从国外引进的庆大霉素珠链杀菌消炎，牢靠固定，双管齐下，就有可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科室的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是治不好的，截肢不担风险，何必自找麻烦呢？你是副教授，弄不好要影响名声的。

是考虑自己的名声还是为病人一辈子着想呢？孙材江没有犹豫，他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他又反复论证新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认定是比较有把握的。在助手和其他医务人员的配合治疗下，几个月后病人王定玉的人、手两全康复出院时未婚夫羞愧地表示要重归于好，王定玉又喜又恨，把终身大事的决定权交给她信得过的白衣天使——孙材江和病室护士长。护士长和象慈母一样善良、严父一样肃穆的孙材江宽厚地点了点头，同时温和地告诫，人生的道路上有醇浆也有苦酒，要学会唱一支勇往直前的歌。于是，一对燕子亲昵地飞出了病房。直到现在，这对飞燕逢年过节或者路过长沙，总忘不了要来看望曾经帮助他们重新展翅的“孙医生”。

这样的故事，在孙材江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何止一个病人，带着康复以后的喜悦，向他捧来鲜花和敬意。而孙材江，则是在考虑如何结合临床开展科研，提高诊治水平，让更多的人康复如初，再次享受人生的愉悦。医生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可不能放弃脚踏实地的研究啊！就说这

一次吧，他来不及体验王定玉那儿女般的尊敬和亲切，就一头钻进了实验室和资料堆里，他要研制出国内还没有的治疗骨髓炎的新药，这种使王定玉起死回生的“庆大霉素珠链。”

他手上只有几串“庆大霉素珠链”样品。这是他在1981年出访奥地利时，一位骨科同行送给他的。据这位同行介绍，这种药物防治骨、关节以及软组织化脓感染，有较好的疗效。孙材江联想起国内很多慢性骨髓炎病人，经传统的抗菌素和填塞法治疗，效果较差。有的病人虽然经过数次开刀却不能根治，常常是刀口未愈合，脓血又流了出来，病程长达二三十年，病人痛苦难言。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外国同行的礼物。

夜深人静，年近半百的孙材江望着这几串“庆大霉素珠链”凝神思索。如何才能突破研制中的技术难关，纷繁的思绪，不禁飘洋过海，飞向在奥地利的日日夜夜。

奥地利人民是热情好客的。1981年3月，当孙材江等一行人的坐机，降落在美丽的维也纳机场的时候，等候在那里的奥方医务主任克勒斯迎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终于把中国医生盼来了。”奥地利的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医疗福利事业也相应发展较快。中国医师来访，他们欢迎，但是一般是不能随便进医院和观察什么手术的。尤其是高难度的先进技术。唯独对孙材江等三位中国医生例外。他们几乎是想参观什么就让他们看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客座医师”。

说起“客座医师”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哩。

某国家驻奥地利使馆的武官夫人面患神经瘫痪久治不愈，嘴歪眼斜，不便在公开场合露面。武官也很焦虑，夫妇俩为此苦恼，甚至准备请调回国。这次听说来了中国医师，就请求予以中医治疗。解放初期毕业于西医学院的孙材江，50年代又离职到北京、广州等地的中医院校，系统地学习中医，是我国早期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专家，他欣然接受了治疗任务。经过十四次针灸治疗，武官夫人恢复了本来的秀丽面目。当她笑容满面出现在宴会上时，客人们无不啧啧称奇。

从此，中国医师开始被“刮目相看”了。

还是在奥地利，一个偶然的机会，孙材江来到医院的手术室，只见奥国大夫在紧张地抢救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刚刚做完手术，大夫们想尽了办法，病人血压还是上不来。孙材江提出用针灸试一试，奥国大夫连连点

头。但是奥国医院没有银针，孙材江也没有把银针带来，救人要紧，孙材江急中生智，用两根较粗的输血针头，重刺病人足底的“涌泉”穴。一分钟以后，病人血压奇迹般地上升了。

中国医师孙材江于是受到了奥地利的礼遇：被聘请为“客座医师”。他将中国的传统医学、针灸法、推拿按摩法等传授给奥地利医师，奥地利同行也将先进的医术、药物介绍给他。

可是现在，他只有几串药物样品，找不到起码的技术资料。所需要的赋型剂原料，成本昂贵，供应困难，怎么办？孙材江没有退缩。他走出实验室，和岳阳地区制药厂药剂师王万武，以及省药检所的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攻关小组，又请教了国内数以百计的行家，经过两年多的艰难探索，终于试制成功了第一串具有中国特色的硫酸庆大霉素珠链。这种象征中奥友谊的“珠链”之花，目前已在神州大地开放。人们把新药置入患者的病灶，局部药物的浓度，竟高出全身血、尿药物浓度的数十倍。这种药力优势既对多种顽固性病菌有很强的杀灭力，又对人体不产生毒副作用。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化脓性顽症患者，带来了生命的春天，这项成果，也获得了国家医药总局及省的科技成果奖。

孙材江今年56岁，敦实的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看上去精力充沛。不象个年近花甲的人。他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一串串“珠链”。他一生都在奋斗，是一个典型的勤奋之人，干什么都有一股很多人不能理解的热情和韧劲。在医学院，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事教学，他是个优秀教师，开展科研，他获多项成果，门诊病房，无影灯下，有他不息的足迹。他上山采中草药，下乡巡回医疗，登门入户问寒问暖。湘西天门山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点地为病人开拓出生命的绿洲。

孙材江出生在北京，生长在河南省一个医学世家的家庭里，父亲曾是协和医院的眼科教授，中国第一批留美医师之一。父亲常常说，孙中山弃医从事革命，鲁迅弃医后当起了文学家，学医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碰不烂的铁饭碗。他家兄弟四人全都去学医。16岁那年，孙材江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医科大学）。这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第二年孙材江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被派往部队做护理员。在这里，他开始了人生的大转折。

这年冬天，他来到河南商丘，在军区医院做救护工作。成批的伤员从

淮海战场转移到了这里，担负治疗的是一名俘虏过来的日本军医。他对战士缺乏感情，加上当时药物奇缺，不少伤员没有救治过来。他亲眼看到，一个姓李的排长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化脓，造成肠梗阻，成天叫痛。一个日本军医过来，随便摸一摸，看一看就走了。四五天以后，李排长被病痛活活折磨死了。目睹这一惨状，年轻的孙材江热泪满眶，这时他才发现为个人饱肚子当医生是多么渺小。从此，他立志做一个为病人服务的好医生。背伤员、抬担架，喂饭洗抹，端屎倒尿，他都干，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并且钻研了战地病例最多的外科学。

三十多年来，道路再坎坷，人生再困难，只要想起李排长，想起无数为革命捐躯的战士，他就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一股抑制不住的献身事业的热情。三十多年来，他用这纯真可贵的情丝，编织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他的人生充实而又愉快，他因进击显而得富有生气，他因此获得了成功。

(蔡军华)

录自“楚天科星”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9年10月 第一版

大学时代的同学

已经40多年了，眼前总还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充满朝气，朴实无华，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勤奋热情正直无私，而又对党对同学，对学习和工作充满革命真挚感情的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成绩优异，德才兼备的年轻大学生，我的同学——孙材江同志。

五年同窗的朝夕相处，在不长也不短的学生生活中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却比五年深长得多。那时他才18岁，虽然是班上年龄最小中的一个，而他却比我们早两年在解放前即名列前茅地考入七年制的医学院，1949年参军后又第二次开始他在新型大学中的学习生活。由于他勤奋认真，学习刻苦努力，特别是成绩优异乐于助人而被选为两门专业课的课代表，班长，

团支委和校学生会学习部长，可以说这繁重的社会活动对18岁的孩子是重了，但他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完成各项社会活动还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这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记得有一次他被学校抽去外调近一个月，回来后马上要迎接两门课的考试，他不仅要补上一个多月的缺课，还要准备考试。他白天上课又挤课余时间补课，夜晚熄灯后，为了不影响同学休息，他借路灯甚至于手提马灯，复习功课，终于两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获全班最高分。他是当时极少数既能做好社会工作，又不影响学习的学生团干，班干之一，经常受到同学和组织的赞扬。更难忘的是在1953年的青年节，他以品学兼优被选为全校两名代表之一，参加盛大的由我国第一名跳伞队员沈元珍接见的“五四”纪念会的褒奖。沈元珍同志给他题了字“努力学习是青年团主要任务，在这一点你做得很好，活泼有朝气”。给我们班争了很大的光荣。

他一贯服从分配，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爱什么，做什么都能做出突出的成绩。例如在军医院做四个月护理员工作时，为淮海战役的伤员服务，一进病房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伤员，埋头做好护理工作。他常为便秘的伤员掏大便，为不思饮食的伤员送去用自己从供给制少量津贴中节约的钱购买食品，并亲自喂他们吃，帮助手术后伤员排痰，脓痰和唾液无数次地喷到他身上脸上，从不考虑对自己的危害。一位阑尾炎手术后的伤员高烧不退，他竟哭着求医生为这位伤员治疗。为了使伤员精神愉快还经常组织其他同学为伤员进行慰问演出，自己做象棋和军棋等。春节到了，为使伤员干干净净过年，他一个男孩子和女同学一道冒严寒为伤员拆洗被褥，四个月后当他离开军医院时，伤员们都挥泪相送，并盛赞他对革命战士的真挚情谊和服务。

他的身体并不很健康，幼时缺乏营养和动荡不安的战乱生活，使他患有肺结核，消化性溃疡和关节风湿症等多种疾病，但他从未因此减少自己在学习和社会工作上的负担，更未像有些同学那样在疾病面前紧张恐惧，消极被动，甚至要求给予种种照顾。而他则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主动积极的锻炼，病倒后爬起来更加拼命的学习和工作。他关心班上每一个同学的学习和生活，唯独很少关心自己。同学们都叫他“好班长”、“小班长”，因为他年龄最小。

56人的一个班，毕业前一年他带队20位同学赴湖南实习，当时在长沙、湘潭、邵阳、常德等地市医院设实习点，而多数同学都希望或都要求留

在长沙，学校和**中南卫生部**虽已决定他留在长沙实习，对他个人的学习工作都有好处，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学，主动调换去湘潭实习。到该院后不到三个月，由于他勤奋好学获得上级医师和病人的信任，而破格挂牌从事代理住院医师工作。实习中他白天值班、手术，晚上守重病人，哪里有急诊和抢救重危病人，哪里就有他，病历书写认真清晰，对待病人高度负责，都说他不像实习员，而是以病房为家勤勤恳恳的正式工作人员。不是吗？工作人员考宪法他也参加，还考了全院第一名，直到今天湘潭地区人民医院还留有不少动人事迹和美名。一年的实习结束了，全院开大会欢送他真是少见的场面。他带回两篇毕业论文参加评审，结果，是荣获全班四篇毕业优秀论文中的两篇。

毕业分配前夕，他不仅向组织提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的要求，而且做好上海和广东籍同学的思想工作，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代表全班同学在毕业典礼大会上豪迈地表示我们的决心和誓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把我们和他送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平凡而蕴育着理想、追求和献身的五年大学生活，充实而自豪。他以前三名的名次考进大学，又以四个第一名（国家考试第一、实习总分第一、五学年总平均第一、毕业论文成绩第一）结束了大学生活。54年国家统一分配是面向工矿，他却被留校任助教住院医师，不久又根据卫生部的安排被调往湖南医学院，并与当时的魏叔华教授交换，他就是这样离开母校和同学走向生活和工作岗位的，至今，在回忆中仍然是同样的画面，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献给我敬佩的同学——孙材江同志60岁纪念。

（庞素芳）

春 蚕 之 歌

1987年10月

由长沙至北京的专机就要起飞了。在机舱里坐着一位两鬓染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著名的骨科专家孙材江教授。此次北上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到北京出席党的十三届代表大会的。望着前来送行的领导、同事和众多的弟子，老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正象他后来对别人所说的“我深感到自己做得太少、太少，而湖南人民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然而，人们却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卫生事业，献给了三湘四水的父老乡亲。他引进的两项临床研究课题在国内属首创，获国家医药总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和省科技推广应用三等奖；他的20多篇学术论文先后在国际、全国、省级医学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他带领科室人员走上了中西医结合发展骨伤科的新路，他的诊室和病房是病人的希望。在这里多少人驱走了残障恶魔；在这里多少人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健康报》、《北京科技报》、《大众卫生报》、《湖南日报》、《湖南文化报》《湖南图书市场》、《湖南广播电视报》、省电台和省电视台先后报道了他的优秀事迹，同时他还被授予“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与“国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四十位优秀科技人员一起成为“楚天科星”中的一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在工作上、事业上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回顾孙材江教授几十年来所走过的坎坷和满布荆棘的路使不难得得出结论。

情系大地 心向人民

几十年来，孙材江教授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凭着顽强的信念、凭着对他所献身事业的执着追求，不断地谱写着一曲曲动人的颂歌。

孙材江教授出生在北京，生长在河南省一个医学世家的家庭里，父亲

曾是协和医院的眼科教授、中国第一批留美医师之一，在美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当时美国的医学院校要以高薪挽留其父在美行医，被老人婉言谢绝了，毅然回国为苦难深重的同胞服务。受父亲的影响，他们家兄弟四人全都学医。16岁那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医科大学），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被派往部队医学院校学习。从此，他便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冬天，他来到河南商丘，在军区医院做护理工作，成批的伤员从淮海战场转移到这里，指战员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感染着这位热血青年，决心要为伤病员的康复竭尽全力。他为便秘的伤员掏大便，为手术后的伤员排痰；用自己节省下来的津贴为伤员买营养品；自编文艺节目为伤员演出；用废弃的药盒自制象棋和军棋，活跃伤病员的文艺生活。春节到了，他还同女同学一道冒着严寒为伤病员拆洗被褥。几个月里，他和广大伤病员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一位休养连的连长因阑尾炎穿孔并发腹膜炎高烧不退，他竟哭着求医生为这位病人治疗。但是，担负治疗的是一名被俘留用的日本军医，他对战士缺乏感情，过来后只是随便摸一摸、看一看就走了。几天以后这位连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人们含着热泪为这位连长清理遗物时看到了一封遗书，要求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交给党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次党费，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想到的仍然是党。看着这些，年青的孙材江热泪满眶，愧疚交加，他恨自己回天无术，不能挽救这位战士年青的生命。从此，他立志做一个为伤病员服务的好医生，为人民解除病痛。几十年来尽管道路坎坷、人生艰难，只要一想起这位连长，想起无数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一切艰难困苦、委屈不平都被抛在脑后，执着地追求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为人民的健康竭尽全力。

孙材江教授常说：“我国有8亿农民，是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养育着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农民服务，如果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做为向他们讨价还价的本钱那就是犯罪”。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73年春，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组织了第三批血防医疗队并任命他为医疗队的队长赴沅江县北大公社开展血防工作。一到住地，他就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的队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哪里有病人哪里就可看到他的身影，常常工作到深夜。这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湖区骄阳似火、热气闷